

扇子 (小说)

□黄红卫



他早上过来的，中午过来的，早上没让喝粥，一碗干饭一只鸡蛋，中午给他多打了蔬菜，血糖高嘛，应该少食稀饭多吃蔬菜。厨师指着老爷子座位，见一个说一个。

这厨师才来养老院半个月，人头还不太熟悉，不过对老爷子印象特别深，这老家伙与众不同，特别与众不同，几次俯在厨师耳朵说晓不晓得你前任为什么被辞退？不负责任，太不负责任，菜汤里有苍蝇。你要当心，当心哪！

养老院晚饭向来早，五点不到就到开吃。

他有没有说什么？或者，有什么异常？老板急匆匆赶了过来。

没有，像平时一样……比平时……中午比平时多了把扇子，一把看上去很特别的扇子。厨师比划着。

扇子？什么样的扇子？老板撸了把汗渍渍的鼻子尖，七月流火，天气本来就热，出了这样的豁子，心急火燎，热上加热。

说不准，反正是特别。他把扇子搁桌上，我想看看稀奇，他不肯。厨师又指了指老爷子座位。

食堂位置不固定，随到随坐，但不针对老爷子。要晓得老爷子才来养老院时，懒得动，连食堂也不肯跑，跑啥跑，养老院就是让人侍候的，这么多钱呢！老爷子心疼钱，但是心疼也没用，谁叫自己越活越不中用，竟在楼梯上玩起了踩空。

这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。

三年前的年三十，大清早，老爷子就开始坐立不安，总觉得少些什么，到底少啥呢？他一遍遍跑厨房翻冰箱，厨房满满当当，冰箱满满当当。像往年一样，一进腊月，老爷子就开始往冰箱塞东西，尽管大儿小儿一再强调不回来吃年夜饭，一块去饭店。理由是老娘不在了，不忍老爷子一个人颠上颠下忙里忙外，万一颠出个毛病忙出个毛病来，拖累的是子女。他听着听着就来了气，你们老娘拖累你们了吗？没有，一天也没有，一小时也没有，一分钟也没有。也是的，年初，一向结结棍棍的老伴

突发脑溢血，说走就走了，没得及招呼一声。

来气归来气，老爷子仍以平静的口气说，你们老娘只是个动嘴不动手的指挥，实际操作都是我。等哪天我也走了，改吃饭店也不迟。平时，大家忙，不强求你们回来，年三十，一定要回来，这是咱家的规矩咱家的传统！从小到大，你们记得哪个年三十不在自家屋里过的？

话到这程度，大儿只好应承，小儿只好应承，年三十回来，晚上回来，晚上一定回来。

老爷子把冰箱里食物一样一样摆出来，冷菜摆餐桌，热菜摆灶头，等全部摆放整齐，又数了数，不少，冷菜一样不少，热菜一样不少。他稍稍松了口气，可才松完气，心里头又叹了口气，到底哪儿不对劲呢？天花板到地板，前阳台到后阳台，卫生间到储物间，他一眼眼看过来，一眼眼看过去，恍恍惚惚跑进卧室，从床头柜里翻出一张老伴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老伴五十生日拍的，当时老伴说五十知天命，该拍张相片留着了。他认为为时过早，如今的人耐活，寿命长。老伴说不早啦，趁有点卖相，赶紧拍，你也拍，各人拍一张。又说假如哪天哪个先走，没走那个要把先走那个的相片放大。干脆，两张相片一块放放大，省得麻烦儿子！

躲在这里干什么？今儿是大年三十呀，大儿要回来，小儿要回来。可晓得自打你走后，他们只回来过三次，只三次呀！老爷子举着三根手指头，生怕老伴看不见似的晃了晃。一次是清明，他们接我一块去扫墓；一次是七月十五，也多亏我提醒，不然他们没当回事。人在心不在，磕过三个头就走了，都喊忙，一个比一个忙；剩下就是万家团圆中秋节。大儿送了月饼，小儿也送了月饼，他们应该晓得我不适宜吃月饼，还好都是咸月饼。大儿称不吃饭有应酬，小儿称有应酬不吃饭。听听，一模一样的强调。

他一边絮叨一边端详着老伴相片。

躲在这里干什么？今儿是大年三十呀，大儿要回来，小儿要回来。可晓得自打你走后，他们只回来过三次，只三次呀！老爷子举着三根手指头，生怕老伴看不见似的晃了晃。一次是清明，他们接我一块去扫墓；一次是七月十五，也多亏我提醒，不然他们没当回事。人在心不在，磕过三个头就走了，都喊忙，一个比一个忙；剩下就是万家团圆中秋节。大儿送了月饼，小儿也送了月饼，他们应该晓得我不适宜吃月饼，还好都是咸月饼。大儿称不吃饭有应酬，小儿称有应酬不吃饭。听听，一模一样的强调。

他一边絮叨一边端详着老伴相片。

有物业接手，老爷子只好跑居委会，居委会和稀泥，能忍则忍能容则容嘛！邻居好赛金宝嘛！老爷子心说放屁！站着说话不腰疼！他一不做二不休，挨家挨户贴条子，鸡毛信样的条子倒也罢，偏要发挥书法特长，要铁画银钩的宋体。说起来老爷子也是个粗通文墨之人，念过私塾混过教师队伍，可惜后来受到冲击，前胸后背涂满大字报。这些莫名其妙的大字报，让他产生脱离教师队伍的想法，于是千方百计跑去企业，先一般科员，后办公室文书。许多年后，教师地位日日攀升，似龙似凤，待遇非凡人可比。老爷子悔呀，悔得要死要活！

至此，邻居与老爷子结了梁子，连带老伴。一次为了大孙子，老伴亲自去菜市场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，爬楼梯累得慌，临时放下一只马甲袋，等回头去拿，袋里的西红柿已经稀巴烂。老伴愈想愈生气，此地不宜久住，搬走了。再说年纪一天比一天大，总有腿脚不利索之时。换电梯房，电梯房换不起哪怕换底楼。

老爷子不是不想，他早就考虑过，考虑来考虑去总归钱的问题。本来，仗着省吃俭用，老两口也有几个积蓄。不料大儿子急匆匆跑回来，称大孙子要留学，公费没资格只好自费，算借爷爷奶奶的。老两口怜得清，屁没响一声，乖乖顺顺交出十万支票。不久，小儿子气喘吁吁跑回来，称要买大房子，小孙子眼睛一眨懂事了，要独立书房独立卫生间，首付不够，日后还，一定还。老两口对视了又对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就算小儿不开口，十万块一分不能少。

老爷子开导老伴，就算换底楼，也要倒贴不少钱，以前金三银四，现在底楼才是喷喷香的香饽饽，单价吓煞人。不过科学有研究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多爬一级台阶多活4秒，一天下来呢？一年下来呢？

老伴不买长生不老的账：去过去，别跟我阿Q，想想当初。

当初怎么啦？五楼怎么啦？我不还活着嘛，好脚好手活着嘛，不像有些人，别墅了又怎样。

老爷子口中的“有些人”，指的是工会主席。(一)

春风夏雨里的精灵 (散文)

□艾英

谷雨时节，万物生长。家中院墙绿叶间，猝不及防地冒出一点红；接下来一串阳光明亮的日子，一朵绽开的花携带数朵花苞悬挂在枝头，簇拥成团，空气里漫溢淡淡的馨香；浅夏来临，枝叶重重叠叠，花朵密密匝匝，花墙绵延数米；然后一场细雨，花瓣纷纷飘落，一场温馨而优美、清香又甜蜜的蔷薇盛会结束，火热的夏天来临……每年从暮春到初夏，都会沉入一场蔷薇的梦境。

蔷薇凋谢的时候，其他花陆续开了：先是栀子花盛开，洁白的花朵，浓郁的香气，香了小院；然后是茉莉花开放，也是洁白的花朵，不过小得多，香气也是淡淡的，要凑近了闻。

花是自然界中最美丽、最质朴、最真实的植物，是春风夏雨里的精灵，也是我的心仪的物。春夏秋冬，都有花的陪伴。春夏秋冬，都有花的陪伴。

初春之时，山茶花最早绽放，送来春的气息，温柔、轻盈的花朵，触动我的情思：

20年前，在这座城市腹地，我们拥有了第一座大房子，有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庭院，我做一个园丁，除草、浇水、剪枝，把它打造成一个花香满庭，绿意笼罩的花园——月季、茶花、杜鹃、石榴、桂花、蜀葵、仙客来、百日草、五色梅、半枝莲等花，小字栏杆内外，品种繁多。每逢双休日、节假日在家莳花弄草，每天上班前、下班后在院中徜徉。清晨，阳光把小院涂上一层透亮的色彩，我呼吸凉爽、清新的空气，看带着露珠的花瓣和枝叶；午后，我坐在桂花树下，听时光流动的声音；黄昏，花草树木闪光、透亮，柔和地欢迎我归家。花园每一盆花、每一棵树、每一棵竹子，都是我自己栽种、浇水、修剪、间苗、分盆、翻土、杀虫……慢慢地打理这些花、草、树、竹、藤、蔓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现在每个季节，都有相应的花——

打理、期盼，观赏、守望，花草草总是给我惊喜：西墙角的蟹爪兰冒出粉红的花骨朵，东墙角的几株兰花散发幽香，吊兰不经意间齐刷刷地开出白色小花，一簇簇地分出新的叶子……四季轮转，芬芳繁盛。即使是萧索冬日，花草寂寞，小院磅礴般安静，我与它们默然心语，心中一片清明。

小院在城市一隅，远离嘈杂，闹中取静，花的气息、花的色彩、花的香气也是淡淡的，要凑近了闻。

梅雨季节，栀子花青枝绿叶，

花儿含蓄内敛，花瓣洁白、柔和、清冷，暗香浮动，花香渗入我心深处；

金秋时节，金桂细细碎碎、密密匝匝地盛开，满院生辉，幽幽的、甜甜的香气弥漫，在夜间更有一种寂静与独特的美；

有时，我会买一两盆布满花骨朵的菊花，回家后拿剪刀剪枝，只留一段，过几天长出新芽，再过几天变成新枝，钻出花骨朵，繁盛绽放；

四季常开的是好友红姐送我，并与我一起栽种的五株月季——红、黄、橙、粉、彩色各一株。十多年来，这些月季花越长越繁盛，适时风送花香：这朵花含苞欲放，那朵花开得正盛；一朵花尚未凋落，几朵花已绽开笑脸……

打理、期盼，观赏、守望，花草草总是给我惊喜：西墙角的蟹爪兰冒出粉红的花骨朵，东墙角的几株兰花散发幽香，吊兰不经意间齐刷刷地开出白色小花，一簇簇地分出新的叶子……四季轮转，芬芳繁盛。即使是萧索冬日，花草寂寞，小院磅礴般安静，我与它们默然心语，心中一片清明。

小院